

## “倒计时”制度：大学教师的时间之鞭

张意忠，陈琪

（江西师范大学，江西省南昌市，330022）

**摘要：**“倒计时”制度因有时间节点，逆序计时，翻转了教师的时间知觉，凸显了时间的稀缺性、紧迫性而产生压力。加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效率至上，速度崇拜，时间价值彰显，催生了大学教师的“倒计时”制度。它与闲情逸致的学术时间要求相对，有悖学术规律，带来学术平庸，引发恐慌焦虑，因此，“倒计时”制度犹如高举着皮鞭的监工，驱使着教师竞速奔跑，担惊受怕。社会加速逻辑带来的时间效应，大学优绩主义体现的时间偏好，教师效率追求凸显的时间功利，促使教师感觉时间如鞭。摆脱“倒计时”制度对教师带来的时间“囚笼”，需要建构共鸣逻辑、同步逻辑与赋权逻辑，以放慢时间节奏，缓解加速压力。

**关键词：**大学教师；“倒计时”制度；社会加速；时间如鞭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时间是社会的产物，是人的积极存在，人生活于时间之维，“我们对自身以及这个世界的认识，都是经由我们对时间的想象、解释、利用和实践来传达的”<sup>[1]</sup>。因此，理解和把握时间是认识社会的基础。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人们按照时间的自然节律生活，节奏缓慢，在时间的流逝中惬意地生存。随着工业社会钟表的出现，人们追求生产效率，时间就是金钱，人们被迫为时间服务，速度越快越好，时间可以被节约、被增减。加速已是现代社会的普遍症候，人们被时间追赶，与时间赛跑，犹如陀螺一样不停地旋转，感受到时间的暴政，成了加速的工具。为了进一步提高效率，人们发明了“倒计时”制度，加快时间节奏，加大时间压力，快速实现目标。大学在新管理主义背景下，面对时间暴力，以特有的方式迎接加速、制造加速，到处显示出“加速”特征，对教师实行“倒计时”制度，以规训教师时间，提高时间效率。然而诡异的是，效果并不显著，反而给教师带来了恐慌焦虑，影响学术发展与身心健康。教师的学术发展之路充满挑战和艰辛，犹如韦伯所言，“学术生涯是一场鲁莽的赌博”<sup>[2]</sup>，对此，迫切需要关注教师时间，从时间维度作出学术回应。

### 一、“倒计时”制度：何以产生

什么是“倒计时”，字典没有界定，但是人们有约定俗成的认知，就是时间倒着计算，逆序计时，与前进的钟表时间相反，凸显节点时刻日益临近，提醒人们所剩时间不多了，要重视和珍惜。对于其来源，有学者考究发现，来自火箭发射中心。随着火箭发射时间的临近，为了烘托氛围，加强紧迫感，人们通过倒计时的方式来迎接隆重的发射时刻。1926年美国发射火箭成功，激发了人们对于航空航天技术的研究兴趣，由此成立了由航天科技爱好者组成的协会，1927年该协会出版了杂志《宇宙飞船》，刊登了宇宙飞船绕地球飞行的图片。之后，德国乌发电影公司拍摄了太空旅游的科幻故事片《月球少女》，导演基于影片效果的需要，为增加吸引力，在火箭发射时的镜头中增加了“9、8、7……3、2、1，点火”的程序。这一做法受到火箭专家的认可，并应用于火箭发射的程序中，之后逐步得到推广。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倒计时”，国外有以此为名的电影，香港有歌名为“倒计时”的流行歌曲。各种重大活动都设有“倒计时”牌，例如，“亚运会”“奥运会”开幕式的“倒计

时”牌、“三峡移民倒计时”牌；报刊登载有各种含“倒计时”标题的新闻报道，如，“高考倒计时”“百日会战”“大型歌舞剧进入倒计时”等。中央电视台每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以“秒”为倒计时，迎接新年的到来。大多数活动的倒计时牌是以“天”为单位。非洲有个民族的“倒计时”以年为单位，婴儿生下来后从60岁开始倒着计算，直至0岁，以提醒人们来日不多。

为什么“倒计时”受到社会青睐，得到广泛应用，并逐渐演变为一项制度？因为它打破常规思维，逆序计时，从大到小，时间不再无限延展，而是有时间边界，且日益临近，使人产生一种时间紧迫感，督促人们分秒必争，珍惜时间，避免浪费时间。“倒计时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把某段时间从一个正序的时间序列里分离出来，而采用倒序的方式予以重新叙述，在这个过程中，时间的连续流动被表现为更紧张的片段来得以显现。”<sup>[3]</sup>正序计时是以人中心，随着时间的自然流逝而逐渐接近目标，人支配时间，享受时间。由此可见，同样的时长，采用两种不同的计时方式，其时间的认知与感受不同，逆序计时翻转了人们的时间知觉，强化了时间的稀缺性，凸显了速度和效率。

面对21世纪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社会加速，效率至上，时间价值彰显，“倒计时”制度得到强化，蔓延至各行各业，且日益盛行。人们出于对速度的崇拜，视时间为紧缺的“奢侈品”，注意时间节点，加快进度，速度成为衡量一切的圭臬。哈尔特穆特·罗萨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社会变迁、生活步调的三重加速，让时间以无人质疑、不可驳斥、几近集权的方式成为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则与意识形态<sup>[4]</sup>。速度控制一切，其快慢决定了成功与否，“倒计时”无疑是加速度的最好体现，该制度设计通过时间规训将人们牢牢控制，要求遵守时间纪律与道德。现在还出现了时间管理软件，通过互联网平台控制“倒计时”，如外卖平台，将快递小哥、外卖骑手捆绑，当时间节点临近时，系统有自动提醒功能，每一单快递都是在“倒计时”的催促下飞奔，深陷时间的牢笼。有外卖骑手说：“接单之后，整个人的状态都变了，时间嘀嗒嘀嗒地走，每一分每一秒都走在心尖上。”<sup>[5]</sup>“倒计时”制度通过逆序计时的方式，警醒人们时间越来越少了，形成不能拖延、需要加速的时间观念，强化了提高时间使用效率的行为，但也剥夺了人们的时间自由，使之沦为时间的奴隶。

大学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同样摆脱不了“倒计时”制度的“渗透”。大学具有怎样的时间管理制度，就知道它如何对待教师。大学“倒计时”制度流行，各项活动都有起止时间要求，例如，学位点申报、本科教学审核评估与庆祝学校建校多少年等都有“倒计时”。教师管理“倒计时”，采用倒序方式逼近时间节点，督促教师竞速奔跑。“倒计时”追逐着教师，使其处于高度警觉状态，深陷时间枷锁之中。

## 二、“倒计时”制度：大学教师苦之久矣

大学通过“倒计时”制度制造紧张氛围，施加压力，让教师不断加速，受到时间鞭笞，出现时间异化，产生焦虑和恐惧，时间不再是内心尺度，而是外在力量，使教师在忙碌中煎熬度日，体现了时间暴政的威力。

### 1. “倒计时”制度有悖学术规律

大学是学术组织，是追求学问的殿堂，但在绩效主义的科学管理理念下，日益认识到时间的重要性，通过建立“倒计时”制度，引导教师重视和节约时间，以提高学术生产力。该

制度的设计逻辑,通过倒序计算时间,时间节点日益临近,加剧教师的时间流逝感,造成时间匮乏,因而促使他们加快速度,争分夺秒,多出成果。“倒计时”制度呈现了时间逆向结构,时间的嘀嗒声营造了紧张气氛,催促教师要珍惜时间,加速进程,因而浪费时间、闲暇时间等不被认可,也不符合时间道德要求,导致教师与时间的关系发生异化,不是教师控制时间,而是时间督促教师、制约教师、支配教师。教师的行为选择与时间安排不是基于学术要求,而是任务期限,在时间节点前完成目标,实现时间效率最大化。因此,大学教师的各项工作都有时间节点的要求,置于时间表之中,规定了截止日期,通过“倒计时”制度予以呈现,例如,年度考核、聘期考核、“非升即走”制度、课题研究以及教案提交、论文答辩、成绩登录等,都是刚性时间,不能延后(课题研究有的可以适当延迟),否则要受到相应的惩罚:取消课题、追回经费、降低职级,甚至被解聘等。可见该制度具有强大的时间约束力、隐形规范力,凸显了时间的暴政。

大学教师以学术为业,学术的特点决定了教师需要闲逸的好奇心,遵循学术的慢节奏,有深度思考的时间,沉溺其中,自由探索。学术是面对未知的领域,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不能规划,也无法预测,更不能确定成果产出的具体时间,否则违背学术规律。“倒计时”制度的出现,要求在规定时间内产出可量化的成果,并作为考核依据,尽管这样有利于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充分利用时间,但不符合学术所需要的时间。该制度受制于行政逻辑,没有体现学术创新的时间特点,出现时间偏差,压抑了教师的创新思维。

目前,大学教师工作节奏加快,时间不断加速,时空被压缩,“无限延伸的均质的时间图景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以现在取代过去和未来的时间图景”<sup>[6]</sup>。出现“倒计时”的时间在缩短,即完成工作任务的起止时间萎缩了,工作任务增多,导致学术需要的时间与制度供给的时间存在矛盾,产生“倒计时”压力。以课题研究为例,申报、开题、中期检查与结题都有时间要求,对此,有教师认为,“有时候这些要求想想都很荒谬,有些课题要求你一年甚至几个月就做完,怎么可能!就算理论基础以前有了,还要收数据、分析数据、写文章,投稿还要有审稿和发表的周期。还有些课题,你申请的时候就要你把研究发现、政策建议都写上,它就巴不得你在申请的时候就能结题”<sup>[7]</sup>。好不容易申请到的课题,催促着教师赶进度,求速度。有位教师同时主持了4个课题,每个课题都有截止日期(deadline,“死线”),被多个“死线”所逼,只能按照结题时间的先后顺序依次进行,时间稍宽裕的排后面。“死线”无处不在,困扰着教师,导致他们只能根据时间要求确定优先级。有位教授说:“我的时间一直是碎片化的,比如今天吧,我需要回一个学生的审稿意见,需要准备周六出差的一个报告,两点以后要给本科生准备实验的样品,以使他们能够在我出差后继续实验。每一件事都有一个‘deadline’。”<sup>[8]</sup>由此可见,“倒计时”制度加速了学术发展的进程,为速度而速度,速度成了目的,学术成为工具,违背了学术的时间规律,教师只能被动应对。

## 2. “倒计时”制度带来学术平庸

学术需要闲情逸致,但“倒计时”制度剥夺了教师的时间自由,使学术创新失去了基础。“倒计时”制度作为权力工具,具有强制性,对教师时间进行有效控制,为了适应这一制度,教师进行自我调整,时间观发生变化,学术不再是自由探索,而是有时间节点,形成了功利

化的时间观，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因而，为了考核不“出局”，他们不是集中时间和精力开展有挑战性的学术研究，而是选择难度小、风险低、周期短、回报快的研究项目。一些教师放弃了自己的学术兴趣，迎合时尚，追求热点，做表面功夫，浮躁之心凸显，没有坐冷板凳的决心和勇气。追逐期刊偏好，撰写易于发表的论文，执着于短、平、快的功利学术。心理学的相关研究表明，适度的紧张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但压力过大、紧张过度则走向反面。“倒计时”制度降低了大学教师的求知欲，“‘非升即走’加快了学者的认知输出速度，也降低了学者从事更深度研究的可能”<sup>[9]</sup>。他们追逐于快速发表的学术成果，其“生命已经被裹挟进了没有间歇的持续状态，注意力涣散、感知力受损、创造性终结，只剩下平庸的文字在冷漠中‘挣扎’”<sup>[10]</sup>。教师没有时间静下心来探究学问，因为倒计时的量化考核目标督促他们加快脚步，即使想深入研究，但面对时间节点的步步紧逼，只能匆忙发表。

欲速则不达，学术没有速成，“快餐学术”的质量堪忧。目前教师申报课题都会套上时间“紧箍咒”，不申请难以完成考核任务，申请立项之后又有时间节点，无法按照自己的兴趣和节奏潜心研究，心态日益浮躁，出现投机取巧，甚至滋生学术不端。面对“非升即走”，教师要留下来，唯一的希望就是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因而选择易出成果的研究内容，回避具有挑战性的研究领域，导致学术成果泡沫化，学术创新不足。人才培养也是急功近利，偏离教育本质。其教学环节、教学程序等越来越复杂，需要教师面对诸多的任务清单，而投入的时间却越来越少，一些教师关注教学任务的完成，简化教学内容，“具体表现为一些基础课程内容的压缩和大量缺乏系统化的新内容的充塞”<sup>[11]</sup>，加快时间节奏，追求教学进度，忽视沉思时间，缺乏交流时间，压抑学生思维，弱化学习兴趣。每堂课都是“倒计时”，到点下课，至于学生收获几何，教师关注不够，以生为本仅限于语言的美化。“所谓教育，现在已经成为一种通道，在某个具体的时间段内，从无知走向教化；教学已经被化约为学分和学时；完成所需的时间，目前已经成为评估教育质量和效率的普遍标准。”<sup>[12]</sup>创新是时代的主题，是大学的灵魂，但教师在“倒计时”制度的规训下，被迫进行了选择性的忽视。

### 3. “倒计时”制度引发恐慌焦虑

“‘倒计时’制度本质是一种控制术、治理术，它通过传递时间观念，制造紧张氛围驯化着教师的行为，也塑造着教师的心灵。”<sup>[13]</sup>“倒计时”制度的最大特点是带来时间压力，通过逆序计时警醒教师，离时间节点越来越近，犹如鞭子在抽打着教师，对教师产生持续的紧张压抑，担心能否按时完成考核任务、可能受到的处罚，因而陷入时间恐慌中，产生时间紧迫症、忧郁症，出现时间节奏紊乱，加剧时间饥荒焦虑，增加心理负担，带来心理压力，胆战心惊，时间恐慌如影随形，陷入“‘忙碌的恐惧’和‘恐惧的忙碌’”<sup>[14]</sup>之中。有老师说：“到了规定时间如果还没完成课题，那段时间真的是焦虑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每天都在数着日子倒计时。”<sup>[15]</sup>为了应对时间压力，一些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推迟结婚，不敢轻言婚育。面对“非升即走”，一位新进教师说：“越来越近的考核时间让我特别焦虑，可是我越焦虑好像时间过得就越快，一想到还没完成任务我就紧张。脑子里一直有根弦是紧绷的，一想到快到考核时间了就很焦虑。”<sup>[16]</sup>所以，“非升即走”的倒计时“死线”，对于教师犹如一个即将引爆的定时炸弹，随着聘期的日益逼近，被解聘的风险和压力越来越大，时

间的催促、提醒与鞭打，给他们带来恐惧，如履薄冰，产生焦虑情绪，再不抓紧时间，追赶进度，就来不及了，退无可退，甚至最后崩溃，对其身心的摧残是极限性的。“倒计时”制度是一张无形的时间之网，将教师牢牢罩住。

有研究表明，个人的时间感往往依赖于细胞新陈代谢的速度<sup>[17]</sup>，时间的快节奏，使教师置身于加速暴力之中，细胞代谢的速度加快，对于时间的理解失去准确性，之所以会产生转瞬即逝与度日如年的区别，就在于细胞新陈代谢的速度不同，“倒计时”制度使教师患上“时间病”。他们长期疲于拼命，透支身体，心里紧张、压抑，对身心健康带来不利影响，出现高血压、糖尿病、颈椎病、心肌梗死与动脉硬化等各种疾病。美国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的研究表明，任何一种经常性或长时间的压力都会有损健康<sup>[18]</sup>。总之，在“倒计时”制度的安排下，教师被时间催促着负重前行，即使他们放松了警惕，倒计时的嘀嗒声也会提醒他们，形塑着他们的惯习，熏陶着他们的心灵，将恐慌与焦虑伴随其中，教师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被藏匿于时间制度之中，逐渐枯萎。

### 三、“倒计时”制度：为何让教师感觉时间如鞭

“倒计时”制度是社会加速发展与大学优绩主义综合作用的产物，时间成为异化力量，宛如“鞭子”一样抽打着教师，使得教师受到时间的摧残与折磨。

#### 1. 社会加速逻辑带来的时间效应

随着我们进入移动互联网、物联网时代，科技与社会发展加速，生产效率提高，但教师并没有因为完成任务的时间缩短而带来更多闲暇，“完成事务的截止日期不断前移，并且源源不断地有新事务被‘隔空投送’”<sup>[19]</sup>。教师置身于更多事务中，时间匮乏，更加忙碌，生活节奏加快，对此，时间被赋予了更大价值，成为衡量成功的标志，否则，稍有松懈就有可能失去优势，甚至落后于同行。教师跑得更快，只是为了能够待在原地，或是不被超越。罗萨指出，“你只有拼命向前跑，才能确保留在原地”<sup>[20]</sup>。“如果不够快，那就死定了。”<sup>[21]</sup>因此，加快速度是社会的主旋律，是获胜的筹码，加速文化渗透到教师工作的每个角落，犹如鲍德里亚所言，我们生活在一个加速的时代，所有“现实”的事物都急于生活和死亡，一切事物都处于不断耗尽的倒计时之中<sup>[22]</sup>。回顾人类历史上的技术发明，很多都与时间有关，例如，各种智能设备，都是为了节省时间，加快速度，但事与愿违，省下的时间越多，越缺乏时间，产生时间悖论，可见技术发明仅是表象，速度才是根本，速度决定了社会的结构，体现了社会的本质。福柯将加速社会比喻为“全景式监狱”<sup>[23]</sup>，监狱对于罪犯每时每刻都要监测和控制，社会同样如此，追求时间效率最大化的极限，恨不得24小时监视员工。社会加速导致时间被挤压，所有工作都处于倒计时的消耗之中，教师在时间的流逝中匆匆而过，来不及思考时间都去哪儿了。社会加速逻辑成了凌驾于人之上的本质主义的肆虐，教师宛如滚轮中的仓鼠，不断被加速逻辑所催逼和支配<sup>[24]</sup>。

加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也是新异化的表现，单位时间内完成的事务越来越多，事务的时效性日益缩短。速度成为社会的核心竞争力，是评价一切事物的标准，因此“倒计时”随处可见，并且开发出“倒计时”软件。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认为：“现在，谁运动和行动得更快，谁在运动和行动上最为接近‘瞬时’，谁就可以统治别人。”<sup>[25]</sup>因此，

面对时间的饥荒与贫乏，人们希望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更多事务，追求进度，设置时间节点水到渠成，“倒计时”成为考核的计时准则，也是合理分配时间的依据，甚至是惩罚的借口。

“每个人在拼命奔跑中会不自觉地‘竞速’，时间越来越不够用，只要稍有喘息，就感觉已经落后，倒计时就像一个高举着皮鞭的监工，驱使着我们奔波忙碌，只争朝夕。”<sup>[26]</sup>大学教师追求学问，本应按照学术的节律，自主探究，在时间中悠闲地享受学术的乐趣。但社会加速逻辑渗透到学术领域，使教师无法摆脱加速度的控制，承担了更多的事务，缩短了完成任务的周期，他们犹如站在“滑溜溜的斜坡”或者“滑动的斜坡”<sup>[27]</sup>上。为了提高时间效率，赋予学术活动时间节点，时间可以缩短或增加，以便安排更多的学术事务，产出更多的学术成果，导致教师在“倒计时”的压力下追赶时间，脚下生风，越快越好。他们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与其憧憬的闲逸学术形成明显的反差，导致茫然、焦虑与失落，“体验到加速的力量不再是一种解放的力量，而是成为一种奴役人们的压力，吞噬着人们的梦想、目标、欲望和人生规划”<sup>[28]</sup>，印证了马克·泰勒的“速度会杀人”<sup>[29]</sup>。尽管时间柔如水，但面对硬如铁的“倒计时”制度，教师毫无应对之策、还手之力，陷入时间“牢笼”之中，身不由己，“倒计时”成了抽打教师的鞭子。

## 2. 大学优绩主义体现的时间偏好

大学是学术组织，崇尚学术自由，围绕着高深知识的传播、生产与应用，本应遵循学术发展的规律，按照学术应有的节奏前行，但是，在学术资本主义的冲击下，面对激烈的竞争态势，大学时刻处于不能落后的警觉中，笼罩在效率与功利的“囚笼”中追求卓越，不自觉地谋求学术数量，希望大学教师产出显性、即时的学术成果。时间是一种权力，也是一种资源，只要充分利用，即可取得成效。福柯认为，“只要使人竭力对每一短暂时刻进行取之不尽和精细入微的内在安排，就能保持最高速和最高效的效益极限”<sup>[30]</sup>。大学管理者善于控制教师的时间，采用“倒计时”这种隐蔽方式，最终达到对教师时间的观念和行为的制约。“控制每个人的时间、肉体和精力的关系，保证时段的积累，致力于利润的持续增长或最大限度地使用稍纵即逝的时间。”<sup>[31]</sup>

大学通过时间规训对教师进行管控，随意划分和切割教师的时间，给教师的各项工作规定时间节点。“倒计时”制度盛行于大学，促使教师加速生产，以便与加速社会有效对接，陷入效率主义的泥潭中，这是现代社会效率扩张的外力与大学优绩追求的内力综合作用的结果。例如，大学教师的任用制度，从最初“铁饭碗”的终身制，到有固定期限的聘任制，再到“非升即走”制度，其制度变迁都是围绕着时间。聘任时间缩短，通过时间倒计时的方式，激发教师的学术活力和动力，多快好省地出成果，以此作为职务晋升及其去留的依据，效率成为准则，也是评判教师优劣的分水岭。该制度基于优绩主义的价值观，追逐效率，通过榨取时间换取可量化的学术成果，显然违背了学术的本质，学术既不能预测，也难以量化，但大学却硬生生地将教师“置入一个一切均可被测量的世界”<sup>[32]</sup>。为了应对大学的这一偏好，教师的时间取向发生变化，根据管理者划定的时间节点开展研究，而不是基于学术兴趣自主分配时间，因而被迫放弃了对本真学术的追求，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沉溺于学术，大多是应付之作、匆忙之作，学术质量难以保证。教师在有限的时间内面对艰巨的考核任务，即使努力

追赶时间，马不停蹄地工作，结果发现总是落后于时间，无法跑赢时间。特别是倒计时的嘀嗒声，催促着他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目标还没有完成，其内心的痛苦和煎熬可想而知。加拿大学者希瑟·孟席斯调查后发现，学者们在追求速度、压缩时间和集约化工作中备受煎熬<sup>[33]</sup>。在欧洲国家，即使人们的工作时间普遍缩短，但大学教师仍然受到长时间工作的折磨。“公平地说，学术机构曾经（至少部分的）抵制过资本主义时钟时间的侵入。但是，在学术资本主义下，时钟时间和全球时间吞噬着教师个体，有时会导致‘为研究而损失永恒时间’，就像‘现在这种断断续续的，实质时间机械性增强带来的现实冲击，控制和安排时间带来的外界约束冲击’。”<sup>[34]</sup>

### 3. 教师效率追求凸显的时间功利

时间是一种财富，也是一种规制。高校“倒计时”制度一旦固化，渗透于教师工作中，便成为规范教师时间分配的主导模式，起到制约作用，促使教师自觉卷入时间规训之中，难以逃脱。此外，时间还是稀缺资源，借此可以用来获得学术资源，取得学术成果，提升学术地位。因此，“倒计时”制度作为时间规训能够在大学盛行，与教师的支持和认可不无关系。作为一项时间制度能够实施并持续，理应是得到了教师的顺从与默认，也许这样符合他们的时间安排与需要，对此，他们习以为常。在大学的量化考核背景下，效率至上，其实质是追求时间效率，希望早出成果，快出成果，凸显学术功利。“随着效率主义的进一步弥散和扩张，在外力和自我的强压下，更是孕生了‘倒计时’制度这种物化的典型表征。”<sup>[35]</sup>面对学术竞争的不断加剧，学术功利盛行，大学教师总是处于不能落后的恐惧中，并高度警觉，进而加快节奏。为了追求工作效率，他们犹如工人生产产品可以精确计量一样成为“计件工”，缩短完成每项工作的时间，安排每项任务的时间节点，自觉不自觉地进入了倒计时的轨道，否则任务难以完成，目标难以实现。因此，他们加快研究进程，压缩研究周期，对时间进行倒计时安排，以便提高时间使用效率，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在同行中脱颖而出。教学过程同样如此，面对任务越来越多、程序越来越繁的教学工作，他们急于完成学校的“规定动作”，只好进行倒序的时间安排，催生了“倒计时”的产生，需要在每节课讲授规定的章节内容，在此背景下，承载规定时间的教学设计是被动的，身不由己，缺乏余地，剥脱了主体性，使其遗忘了对知识的反思与批判，也缺乏与学生的交流与碰撞，进而失去了对时间的警觉。“当教师放松了对时间的警惕，也就会在时间的流淌中随波逐流，甚至会成为学校时间制度的主动维护者。”<sup>[36]</sup>由此可见，随着“倒计时”制度的实施，教师在强制规训下只能被动应对，失去了时间控制权，而且不自觉地成为“帮凶”，是其制度的主动参与者、维护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加速前进，追求时间效率，实现学术功利目标。

## 四、“倒计时”制度：如何为教师减压

“倒计时”制度是时代的产物，符合社会发展趋势，提高了时间的使用效率，因此，在社会加速成为常态化的背景下，大学要摆脱或取消教师的“倒计时”制度可能很不现实，但弱化其对教师带来的时间恐慌与焦虑则值得探究。

### 1. 共鸣逻辑：教师与社会和谐，缓解加速压力

面对社会加速所带来的时间异化问题，罗萨提出共鸣（resonanz）是解决方案。该词来

自拉丁语，有“回响”之意，后演变为物理学中的声学概念，它是一种现象，也是人类关系的基本样式，是人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同频共振。借鉴罗萨的观点，共鸣是强调教师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是“主体与世界的一种关系，其通过刺激、感动、内在兴趣和自我效能感而形成，主体和世界在其中相互回应、相互转化”<sup>[37]</sup>。教师要以开放的态度、宽广的胸怀聆听社会的声音，又要向社会传递自己的观点，彼此回应，而不是简单地从社会吸收，把社会作为工具。“共鸣不只是让我们与世界彼此敞开、彼此产生关系而进一步产生感动或刺激，而且也因为世界回应了我们，让我们在世界中的各种生活都能够得到支援。”<sup>[38]</sup>教师对共鸣倾向的态度越强烈，就越能与社会建立稳定的共鸣关系。教师要超越加速逻辑，必须促进社会制度变革，基于人们的美好生活，促使社会在经济、政治与文化领域的加速更加理性，而不是对速度的盲目崇拜和追求，通过共鸣抵制社会加速，跟上时代的步伐，这样有利于减少工作时间，增加闲暇和自由。在罗萨看来，主体积极寻求与周遭人际世界的共鸣，与他人形成共同体关系，可有效纾解加速所带来的“时间恐慌症”与“原子化处境”<sup>[39]</sup>。共鸣不是教师与社会的完全和谐，正是两者之间有差异，存在矛盾，才是共鸣的动力，否则就没有共鸣，也不需要共鸣。

## 2. 同步逻辑：学术与行政协调，放慢时间节奏

要缓解“倒计时”制度对教师带来的压力，抵制加速度对教师的冲击，需要“减速慢行”，放缓时间节奏，将时间节律建立在学术发展的基础上，两者“步调一致”。在现代社会，人们正在发现“慢速”的价值，逐步形成了慢速理念，慢节奏受到推崇，这种“慢”不是提倡回到过去，也不是有意拖延，而是找到个体与组织之间的平衡点。区别于其他职业，学术工作更需要有边界、深度思考的自由时间，因此，教师的学术要回归本质，需要从时间规训中解放出来，淡化量化考核，弱化“倒计时”，赋予教师不被时间所管理的时光。时间节奏的快慢，要基于学术研究需要和学术自身运行的节律，它是面向未知领域的探究，需要沉潜思考，容忍生产知识的不确定性，凸显研究过程的延展性，在自然的展开与绽放中享受研究的快乐，避免人为加速。教师“全神贯注的体验和对生命意义的体悟，沉浸在一个个连续不断的、迷人的当下时刻的活动或事件之中，从而超越了时间，也超越着自己，告别了学术焦虑，回归了诗意生活”<sup>[40]</sup>。目前大学“倒计时”制度的设计受加速社会的影响，以效率为准则，是大学公司化的体现，不利于学术创新。大学在追求速度的过程中忘记了初衷，渐渐变成追求效益的公司。“学术工作自身特征要求大学教师持一种有深度的思考时间观，……以学术兴趣和能力为导向进行时间规划，……容忍知识创新的不确定性、随机性与偶然性。”<sup>[41]</sup>创造性思考强迫不得，灵感不是说来就来，需要时间的滋养与邂逅，只有充裕的时间，才能深入思考。因此，面对社会的加速度，大学要坚守学术良知，有抵制加速的决心和勇气，弱化其“加速”效应，减缓速度，保持镇静和淡定，不与社会随波逐流，给学术留有时间和空间，减少“倒计时”制度给教师带来的时间恐慌与焦虑。大学不能与社会亦步亦趋，为社会加速度推波助澜，学术有自身的运行规律，要坚守学术底线，放弃速度崇拜的盲目追求，摆脱效率至上的时间观，既不能过度奢求通过大学加速来促进社会发展，也不能过度依赖社会加速促使大学发展，两者之间要认可各自的发展张力，保持动态平衡，相互促进。

### 3. 赋权逻辑：刚性与弹性结合，给予时间自由

制度具有强制性，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大学“倒计时”制度将教师置于数量考核的境地，聚焦学术产出，注重量化结果，忽视了学术创新的本质，也忽略了作为主体教师的生命体验，让本该享有弹性工作时间的教师无处藏身，深受时间的煎熬，凸显了该制度的过于极端化。“时间对于主体人的价值需要通过自由这一品质而实现。”<sup>[42]</sup>“只有充分享有自由，生命才有可能处于最大限度的激活状态，内在潜能才有可能得以最大限度地兴发。”<sup>[43]</sup>因此，对于大学教师的时间管理，要摆脱功利化倾向，要遵循时间的道德属性和要求，不能仅仅从管理者逻辑出发，忽视教师的主体地位，要换位思考，基于学术的特点，赋予教师时间自主权，让其掌控学术工作的时间节奏，激发内在活力。对于教师的考核评价，要设计出体现人文情怀的时间管理制度，探索“非升即走”制度的多元化评价路径，要为暂时还达不到考核要求的教师提供过渡时间或缓冲期，实行“缓聘”“短聘”，符合条件后重返岗位，而不是简单的末位淘汰。要弱化“倒计时”制度的刚性要求，扩大时间制度的可塑性，淡化时间压力。要理解、尊重、信任教师，赋权他们根据学术需要，自主安排时间，自由支配时间，让其“在灵魂中测量时间”<sup>[44]</sup>，使他们从忙碌的“时间病”中解脱出来，真正成为时间的主人，而不是被时间所左右。

### 参考文献

- [1] (美) 罗伯特·列文. 时间地图[M]. 范东生, 等译.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0: 107.
- [2] (德) 马克斯·韦伯. 学术与政治[M]. 冯克利,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10.
- [3][5][9][26] 廉思. 时间的暴政——移动互联网时代青年劳动审视[J]. 中国青年研究, 2021 (07): 29-37+14.
- [4][19][20][28] (德) 哈特穆特·罗萨. 新异化的诞生[M]. 郑作彧,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4-5, 110, 5, 3.
- [6] 杨向荣, 雷云茜. 速度: 现代性叙事话语的三重建构[J]. 探索与争鸣, 2020 (08): 118-126.
- [7][41] 李琳琳. 时不我待: 中国大学教师学术工作的时间观研究[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7 (01): 107-119+190.
- [8] 闵轶. 高水平大学教师学术激情、职业压力与活力研究[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20: 174-175.
- [10] 张庆玲. 量化评估对高校教师的规训隐忧——从《慢教授》看学术职业的异化[J]. 江苏高教, 2022 (03): 14-24.
- [11] 操太圣. 为何“案牍劳形”——时间政治视角下的大学教师学术规训[J]. 教育研究, 2020 (06): 106-114.
- [12] Readings, Bill. The University in Ruin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27.
- [13] 刘志芳. 制度伦理视域下小学教师考评制度研究[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21: 99.
- [14] (奥地利) 康拉德·洛伦茨. 文明人类的八大罪孽[M]. 徐筱春, 译.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0: 72.
- [15][16] 李雨潜. 困在时间里的人: 高校青年教师的“时间焦虑感”研究——基于时间社会学的视角[D].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216, 216.
- [17] (英) 约翰·哈萨德. 时间社会学[M]. 朱红文, 李捷, 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35.
- [18] 张佳睿. 基于压力管理的员工帮助计划(EAP)研究[D]. 兰州: 兰州大学, 2007: 1.
- [21][24] 马中红. “躺平”: 抵御深度异化的另类姿势[J]. 探索与争鸣, 2021 (12): 54-62+178.
- [22] (法) 让·鲍德里亚. 完美的罪行[M]. 王为民,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49.
- [23][30][31] (法)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M]. 刘北成, 等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165, 177, 224.
- [25] (英) 齐格蒙特·鲍曼. 流动的现代性[M]. 欧阳景根,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205.
- [27] (德) 哈特穆特·罗萨. 加速: 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M]. 董璐,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191.

[29] (美) 马克·泰勒. 为什么速度越快, 时间越少[M]. 文晗, 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8: 319.

[32] (美) 伊万·伊里奇. 去学校化社会[M]. 吴康宁, 译.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7.

[33] 朱迪思·沃克, 袁利平, 王小洁. 高等教育全球化的时间之维[J].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报, 2014 (04): 5-24.

[34] Menzies, H., Newson, J. No Time to Think: Academics' Life in the Globally Wired University[J]. Time & Society, 2007 (01): 83-98.

[35] [36] 陈亚凌. “倒计时”制度: 学校时间观念的批判性反思[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7 (16): 28-31.

[37] Hartmut Rosa. Resonance: A Sociology of Our Relationship to the World[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9: 174.

[38] 郑作成. 化用的生活形式, 还是共鸣的世界关系? ——批判理论第四代的共识和分歧[J]. 社会科学, 2021 (03): 53-67.

[39] Rosa H. Resonanz: Eine Soziologie der Weltbeziehung[M]. Berlin: Suhrkamp, 2016: 298.

[40] Mainemelis, C. When the Muse Takes It All: A Model for the Experience of Timelessness in Organizations[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1 (04): 548-565.

[42] [44] 蔡辰梅. 教育变革中教师自我认同的时间困境及其重建[J]. 教育研究, 2015 (07): 89-97.

[43] 李卯. “率性之谓道”: 《中庸》的古典生命哲学思想及其教育意蕴[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20 (01): 83-90.

## "Countdown" System: Time Whip for University Teachers

Zhang Yizhong Chen Qi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City, Jiangxi Province, Postal Code: 330022)

**Abstract:** The "Countdown" system brings pressure on university teachers because of its time node and calculation method of countdown, which overturns teachers' perceptions of time and highlights the urgency and scarcity of time. The "Countdown" system arises as a result of the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 the supremacy of efficiency, the worship of speed, and the emphasis on time value. Contrary to the leisure time that academic work demands, the "Countdown" system violates academic rules, brings academic mediocrity, and then causes panic and anxiety to university teachers. Therefore, the "countdown" system functions similarly as a supervisor, brandishing a whip and driving university teachers to race in terror. University teachers feel time is like a whip due to the time effect brought by the logic of social acceleration, time preference embodied by university meritocracy and time utilitarianism resulted from teachers' pursuit of efficiency. To get rid of the temporal "cage" imposed by the "countdown" system,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resonance logic, synchronization logic, and empowerment logic. University teachers should slow down the pace of time, and relieve their pressure that comes with social acceleration.

**Keywords:** university teachers; "countdown" system; social acceleration; time whip

**作者简介(可选):** 张意忠, 江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陈琪, 江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